

从《哥萨克》看托尔斯泰的艺术特色和思想矛盾

徐 慧 萍

中篇《哥萨克》是列·尼·托尔斯泰倾注心血最多的早期作品。它从1852年开始创作,经过几度反复修改和增补,到1862年冬脱稿,前后历时十载。到对这部作品进行最后加工、增补时,托尔斯泰不仅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在他的世界观方面也已趋于定型——此时作者不仅已厌烦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认识到这种生活的不合理性,而且已两度出国考察,开始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生活方式持否定态度。所有这一切,在《哥萨克》中都有所体现或反映。这就决定了它在托尔斯泰创作中的特殊地位:它既是托尔斯泰早期作品中的一朵奇葩,又蕴含着托尔斯泰后期佳作的艺术特色和思想立场的全部胚芽。通过剖析这种胚芽,对于认识作为伟大的无可企及的艺术家和渺小的、可笑的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义。

—

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艺术特色是:善于生动逼真地描绘大自然绚丽的景色,把自然美作为衡量一切崇高、美丽的事物的准绳;语言朴素、自然,个性化;工于描写人物的心理矛盾的发展过程,揭示心灵的辩证法。这三个特色在《哥萨克》中已经有了生动的体现。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普列汉诺夫指出:“托尔斯泰热爱大自然,并且以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曾达到过的技巧描绘大自然。大自然不是被写出来的,而是活在我们的伟大艺术家身上。”“……这位极端敏感的、能够感

受到大自然之美‘通过眼睛’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他的心灵中去的人,……只爱那些能够激发他产生他与自然溶为一体的意识的自然景色。”^①

在《哥萨克》中,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试看这段生动的描写:

“……早晨十分明朗。他忽然看见二十步开外的地方(最初一刹那他这样感觉),屹立着巍峨的群山,线条优美,峰峦清晰,背衬着遥远的天空,显得格外壮丽。当他看清山和天离开他有多远,群山多么巍峨时,当他领略到这无与伦比的美丽时,他害怕了,恐怕它只是海市蜃楼,只是虚幻梦境。他抖擞精神,使自己头脑更清醒一些,群山照样屹立在眼前。

……

“三驾马车在平坦的道路上飞驰,从车上望出去,群山仿佛沿着地平线奔跑,玫瑰红的峰峦在初升的阳光中熠熠发亮。奥列宁看到山,起初只感到惊奇,接着又觉得高兴了,但后来越是全神贯注地凝视这白雪皑皑的山……,他就越发领略到它的美,并且具体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从这个时候起,他所看到的,他所想到的,他所感觉到的,都离不开那对他十分新鲜而又异常庄严的群山。……”

这哪里是小说!它简直就是一首诗!因为它不仅对白雪皑皑的群山的壮丽景色作了维妙维肖的描绘,而且,把初次见到这种奇景的主人公那种始而惊诧,继而喜悦的感情、神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它同作者后来在《战争与和平》中关于罗斯托夫的幼辈们圣诞节之夜驾雪橇的情景的描写相比,毫不逊色。怪不得法国大诗人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的一生》中誉之为“高加索的长诗。”

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以艺术家的感受感染广大群众的一种方法。”②为了能感染广大群众，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就应力求语言的自然、朴实，富有生活气息和感情色彩。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对托尔斯泰来说，“形式的典雅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他也会把他所有的作品精琢细磨，然而不是为了典雅，”而是“为了引人入胜的朴素，照他的意见，朴素才是艺术中至高无上的瑰宝。托尔斯泰所以能超乎一切作家之上，是由于任何其他作家都没有写得那样朴实。”③

《哥萨克》鲜明地体现了托尔斯泰语言自然朴素的特色，这不仅表现于托尔斯泰在这个中篇里运用了作品所表现的格列本哥萨克村的民间创作材料——歌曲、俚谚、俗语，从而生动地表现了它的生活特色，而且表现于托翁运用了许多适合作品中人物个性的口语，使语言个性化，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请看奥列宁向玛丽雅娜求爱这段对话：

“你肯嫁给我吗？”他问她道。

“你骗人，你不会要我的，”她快乐而平静地回答。

“那你爱我不爱我啊？看上帝份上你说吧！”

“为什么不爱你呢，你又没有少一只眼睛！”
玛丽雅娜回答，笑着用她那粗糙的手握住他的手。“你的手真白，简直象奶酪，”她说。

“我不是开玩笑，你说，你肯吗？”

“要是我爹答应，怎么会不肯呢？”

“你得记住，你要是骗我，我会发疯的。明天我就对你妈和你爹说，我要来求婚。”

玛丽雅娜忽然哈哈大笑。

“你笑什么？”

“就是觉得好笑。”

“对！我要买一座花园，买一所房子，我要登记做个哥萨克人……”

“注意了，将来可不许再爱别的女人啊！这方面我是不肯马马虎虎的。”

这一段朴素富有个性的对话，使奥列宁和玛丽雅娜这两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它把奥列宁这个开始厌烦贵族上流社会生活方

式，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反感，憧憬平民（确切地说是自由民）生活，但又不能忘记过去，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贵族少爷的尾巴的双重人格，以及玛丽雅娜那种纯朴、大方而又认真的哥萨克少女的个性特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了，读后，不仅令人感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且使我们对奥列宁在这种场合下炫耀自己的财富感到庸俗可憎，对玛丽雅娜的纯真感到可爱。

之所以会具有这样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十分自然、朴素，完全符合人物各自的思想、教养、习性，因而真正达到了语言的个性化。语言的个性化和语言的自然朴素是完全一致的。没有语言的朴素、自然，也就没有语言的个性化；反之亦然。一味追求语言的典雅，而不顾及人物的文化素养、生活习俗、个性特征，只会导致千人同腔、万人同脸的刻板化，是不可能塑造真正的富有个性特征的活生生的艺术典型来的。托尔斯泰深谙此中真谛。因此，尽管他具有高深的文字素养，但他决不滥用华丽的词藻。越是到了晚年，托尔斯泰越是追求朴素。从《复活》中可以看出这点。语言朴素是现实主义的要求。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那样，这是“完全适合现实主义的文体。”④

托尔斯泰的另一艺术特点，就是善于描写人物心理的矛盾发展过程。揭示人物心灵的辩证法。“心理分析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诗人则是社会和日常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感情和行动的联糸，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⑤这是作者最大的独特的创作特色，从处女作《童年》、《少年》就已显露出这个特色。它在《哥萨克》中，又获得了发展。

揭示人物的心灵的辩证法，就意味着要从动态上揭示出人物因环境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生的内在心理变化，

哪怕是十分细微的变化。只有如此，才能真切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所塑造的人物成为活生生的感人的艺术形象。托尔斯泰作品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同揭示人物的心灵辩证法是分不开的。

《哥萨克》的主人公奥列宁这个已经对莫斯科的腐化、空虚的上流社会生活感到厌烦而想开始过另一种生活的贵族少爷，一到了格列本哥萨克村，面对着高加索的白雪皑皑的和谐而壮丽的群山，面对着哥萨克村耶罗施卡老爹的坦率、乐观精神，美人玛丽雅娜纯真、犷野的性格和哥萨克青年鲁卡沙剽悍的行为，以及整个哥萨克村民淳朴、勤劳的生活，如同进入另一个天地。置身于崭新的环境，他不仅耳目为之一新，进一步认识到自己过去所过的贵族上流社会生活的空虚无聊、庸俗烦琐和虚伪，感到自己过去是个“苛刻的自私自利者”、“待人多么苛刻，多么会用心思，可是除了羞耻和悲哀之外，……什么也没有给自己弄到手！”而且醒悟到“幸福就在于为别人而生活”的真理。因此，他决定自我牺牲，为别人做好事。他曾无私地赠给哥萨克小伙子鲁卡沙一匹马。他对哥萨克美人玛丽雅娜的俊美、犷野、纯真虽然心往神驰，但他觉得她是大自然美的化身，自己不配爱她。可是，不久后，他的只顾个人幸福的个人主义又旧病复发，明知玛丽雅娜已爱上了鲁卡沙，却主动去向她求爱。更有甚者，当鲁卡沙身负重伤，濒于死亡，玛丽雅娜为此伤心流泪的时候，他却“不识相”地前去问道：“你哭什么啊！你怎么啦？”至此，他那贵族少爷的冷酷、自私的内心世界已暴露无遗，因而理所当然地使玛丽雅娜感到“讨厌”。此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同哥萨克人格格不入的，认识到要同她结婚，在这里过一辈子生活已是不可能的了。因而决定离开此地搬到团部去住。奥列宁离开时，“不论老头儿，不论玛丽雅娜，谁也不在瞧他了。”尽管临走时他还送老头儿耶罗施卡一支枪，尽管在前不久，玛丽雅娜还接受过他的求爱，然而在

发生过上述“不识相”事情之后，他们已彻底把他看成一个同自己不相干的外人了。奥列宁在失去玛丽雅娜的爱之后，并没有象他原来在求爱时所说那样真的发疯，而且毅然离开。这种思想感情的急剧变化，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因为在奥列宁身上贵族少爷的思想烙印还很深。他对上层社会那种生活虽已厌倦，但他本身还远未成为一个纯真的人；虽然醒悟到“幸福就在于为别人而生活”，但远未达到把它作为个人自觉的生活准则的地步——因为他的幸福观，仍然以我为核心。这从他孤身在森林中的一句内心独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人随时都会死的，没有做什么好事就死去，那就谁也不会知道你了。”

托尔斯泰通过揭示奥列宁到格里本几个月前后心理辩证发展过程——先是厌恶过去，向往新的生活，在碰了钉子后又很快缩回旧圈子里去——，把奥列宁的性格、心理的二重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并向人们昭示了一条真理：要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是不那么容易的，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托尔斯泰本人的转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至到八十年代，他才转到宗法制农民立场上，成为他们的思想情绪的表现者；但即使到了晚年，他也没有完全挣脱原来的贵族、地主的立场观点的羁绊。

二

托尔斯泰的创作和思想存在着的矛盾。列宁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⑥

中篇《哥萨克》已蕴含着上述矛盾的胚芽。

《哥萨克》中的奥列宁，《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都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这两个艺术形象所存在的思想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矛盾。

如前所述，当对《哥萨克》进行最后的加工和增补时，托尔斯泰伯爵不仅已厌倦了贵族上流社会生活的腐朽、虚伪和无聊，觉得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而且已通过先后两次到国外进行考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此时恰逢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正在开始新的高涨，他同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等人也有交往。但是，他并没有卷入民主运动中去。由于在他身上贵族阶级的烙印很深，他反对那场旨在把贵族阶级连根铲掉的民主革命；他虽然反对腐化、庸俗的贵族生活方式，但并不反对不腐化、不庸俗的贵族；他虽然反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但并不反对作为剥削根源的私有制。这种思想立场，决定了他在政治上走改良现状而不是彻底改变现状的改良主义道路，在思想上走道德上自我完善而不是通过改变现状来改变人们的道德的道路。正如普列汉诺夫在《托尔斯泰和大自然》中所指出的、列宁加以肯定的那样。“托尔斯泰一直到死都是一个大地主。这位大地主以前曾经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他那特权地位所给予的一切人生享乐。”^⑦ 尽管托尔斯泰在后来已认识到剥削是不道德的，但他仅止于“不争夺”，仅止于做一个有道德的、善良的伯爵，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剥削，更没有反对剥削制度。

而在写《哥萨克》时，托尔斯泰还处于“心安理得”的时期。《哥萨克》中的奥列宁（如前所述，他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投影），身为士官生，其收入已足够维持个人的生活，但他为了个人享受和摆阔气，还经常叫家里（从农奴那里剥削来的）寄来上千卢布供自己挥霍。由于贵族上流社会那种尔虞我诈，烦琐的礼节使他厌恶，因而当他到了格列本哥萨

克村，遇见那些在心理气质上和生活上同上层社会迥然不同的“强悍、漂亮而且富足的俄罗斯旧教居民”的时候，顿开茅塞，一时间感到这才是幸福的、理想的生活。因此他抱着激情，以浓重的感情色彩，塑造了耶罗施卡、玛丽雅娜、鲁卡沙三个罕见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哥萨克村的自然风光，以及村民纯真、勤劳、刚强、犷野的气质和质朴的生活习俗，绘出了一幅在文学画廊中崭新的、引人注目的风土人情画。正因为如此，当《哥萨克》问世时，立即赢得了当时国内外名作家费特、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人的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不美化自己，在作品中真实地写出了自己（书中的奥列宁）对哥萨克生活由向往、到发生矛盾冲突、到退回原来的出发点的全过程，宣告了他的第一次“回返自然”或“平民化”尝试的破产。托尔斯泰原来打算写《哥萨克》的续篇，但他始终没有写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一、格列本哥萨克村那种特殊的自食其力的自由民的生活方式，是由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它并不是俄国农民普遍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是在六十年代农奴制废除以后直到十月革命，俄国农民的绝大多数都受到地主的残酷剥削，真正的自由民少得如凤毛麟角。二、格列本哥萨克的生活方式只是相对于贵族的寄生、腐朽、虚伪的生活来说才显得高尚，而它本身远不是理想、符合人道的生活方式。因为它在内部对妇女的要求是“东方式的服从和操劳”，男子不从事生产劳动，专门以服兵役，守防线为业；而对于山民——一切钦人则进行抢夺、盗窃。三、托尔斯泰本人及其家族也始终未能真正地常年累月地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因此，如果硬要写出《哥萨克》的续篇的话，那么只会要么写出同上篇不合拍的、不伦不类的东西，要么进一步展开哥萨克与切钦族的民族仇恨或矛盾。但前者不符合作者的艺术观，后者不符合作者的道德观。因此，托尔斯泰始终没有写出续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贯穿于托尔斯泰的全部思想中另一个特征就是主张道德自我完善,提倡“勿以暴力抗恶。”这一思想特征,在《哥萨克》中也已初露端倪。请看奥列宁在林中的一段内心独白:

“幸福就在于为别人而生活。这是明明白白的。人天生要求幸福。所以这是合理的。想自私自利地去满足这种要求,也就是说为自己追求财富、荣誉、享受或爱情,也许客观条件不让你满足呢。由此可见,不合理的是这些欲望,而不是要求幸福这件事本身,有哪些欲望可以不问外界条件而能得到满足呢?有哪些?只有爱,只有自我牺牲!”

这里已明显地包含着作者关于道德自我完善的主张。至于作者在《哥萨克》中先写了鲁卡沙站在暗处平静地象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开枪把一个偷渡的切钦英雄打死,后面又写了这个被打死的英雄的兄弟开枪把鲁卡沙打死这样的情节,我认为这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作者为了宣扬“勿以暴力抗恶”而精心安排的情节。可见,《哥萨克》中已经有了后来作者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竭力宣扬的那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宗教道德思想的刍型。

在托尔斯泰那里,不仅存在着创作与世界观、宗教道德观的矛盾,而且存在着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认为爱,自我牺牲是实现德道上自我完善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他又是“现代个人主义的最天才和最极端的代表人物之一。”^⑥这种矛盾也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在《哥萨克》中作者先写奥列宁领悟到“幸福就在于为别人而生活,”“只有爱,只有自我牺牲”,才能达到真正的道德完善和幸福。因此他曾经想成全驽悍的哥萨克小伙子鲁卡沙同村里最美丽的姑娘玛丽雅娜的爱情,有意让他们成为佳眷,甚至认为对此稍有反对,都是卑鄙的,不道德的。可是,过了不久,奥列宁却感到他的幸福是同玛丽雅娜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一反常态,不

惜践踏原来“自我牺牲”的道德信条,主动地、勇敢地去向玛丽雅娜求爱,把鲁卡沙的幸福置之脑后。这种矛盾,反映了作者的“自我牺牲”、“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同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矛盾。自我牺牲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个人主义也包括各色各样的内容。因而,有时自我牺牲和个人主义可以暂时统一。对奥列宁这个纨绔少爷来说,在物资、金钱方面可以做出一些牺牲,表现为慷慨的赠送,因为这不但不影响到他个人的幸福,反而会因为受赠者的感激而产生洋洋自得的幸福感。但是,这两者在许多场合下却不能并存,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比如当他把自己的幸福同某个异性的爱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了个人的幸福,就不会牺牲自己的爱情。比如,当作者后来把个人的“永生”、个人的名望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他决不会为了别人去牺牲个人的“永生”和名望,只会要求别人甚至他的妻儿为他的名望做出牺牲,托尔斯泰后期同他的爱妻索菲亚发生矛盾。甚至导演了一出“出走”的悲剧,正是自我牺牲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如果说一滴水能够映出整个太阳的话,那么托尔斯泰的早期佳作《哥萨克》,则把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艺术特色和思想矛盾的胚芽展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从剖析《哥萨克》中所得出的结论。^⑨

注释:

①③④⑤⑦⑧ 《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50—254、312、339、27、267、253页。

② 转引自《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312页。

⑥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⑨ 文中的引文未标明出处者,皆出自草婴译的《哥萨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上海版本)。